

中短篇小说集

# 网眼儿

荒城◎著

上

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## 网 眼 儿

一

我妈把欠人家钱叫拉饥荒，欠人家的钱多了，我妈就说饥荒跟网眼儿一样。

我妈是一个农村老太，斗大的字不识一斗，她脱口而出这句话，不是因为她对乡下的苦日子有多深的理解，也不是因为她比一般的家庭妇女聪颖贤惠，这当口儿，邻居家耿三的媳妇香云正好向我妈借钱。香云一条药钗子腿骗到炕沿上，探身从炕里拖过我妈的烟筐箩，熟练地卷成一根细长的纸烟，夹到嘴里抽了几口，弓着蛇一样的细腰显出可怜兮兮的样子：婶，孩子又病了，家里没钱抓药啊！我妈瞅了一眼瘦得像一根竖杆的香云，叹了一口气说：香云，别怪你婶心眼儿小，你家的饥荒跟网眼儿一样，搁啥还呀；我家的情况你不是不知道，二儿在城里上学，他一个人的花销顶家里三口人的花销，也不宽绰呵！香云长长打了一个咳声，涎着脸说：是呀，婶，这些我心里都有数，可咱这村里除了你们老两口，谁还能把钱借给我，你说呢，叔？又把脸扭向父亲。父亲坐在炕地下的方桌旁，嘴里喷着酒气，脸和脖子跟猪血一样，眯着眼睛唏溜唏溜喝着滚

烫的热茶，像根木桩。香云缩回身子，屈成一个大虾米，垂头丧气地大口吸烟，突然咕唧射出一口唾沫，忿忿地说：哼，该着我命苦，找了耿三这么个孬种，没指望跟他大富大贵，可也没想到穷到这份上，早知道这样还不如养汉了，养汉还……父亲乒一声把茶杯蹾到方桌上，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：你少说没用的！摔锅说锅，摔盆说盆，要什么泼？救急不救贫，这回再把钱借给你，等有钱了连以前欠的那些都一起还上！香云收回怨气，随即露出满脸感激：叔，你放心，等年底把粮卖了，一定把你家先还。

我妈从炕柜里拿出一个小木盒，那木盒很精制，是用成年的柳木做成的，没有上漆，木纹清晰可鉴。香云把烟筐箩递给我妈，我妈从里边拣出钥匙，打开木盒，掏出一个手帕裹着的布包，开始给香云数钱。我妈数钱的样子很生动，盘着双腿，两只胳膊拄到膝盖上，左手掐着钱，右手大拇指捅到半伸出的舌头上，沾一下唾沫，嘴里念念有词：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再沾一下唾沫：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……我妈数完了钱，双手捧着送到香云怀里：这是一百，你数数。香云接了钱，嘴角抽动一下：不用数了，还数啥呀！我妈说：香云，给孩子抓完药剩下的钱就攒起来，可别乱花呀！香云说：婶，你看我像那种没心肝的人吗，哪敢乱花钱呐！说着伸直腿站起来迈步往回走。香云是个大个子，又细又长的，几步便穿过庭屋走到院子里。父亲仍然半闭着眼睛，听到房门咣当一声响，自言自语咕哝了一句：这种女人没福，长脖子蹠拉腿，不受穷短命鬼！一直坐在炕里看书的二儿扑哧乐出了声，冲着香云离去的方向说了一句：窝囊！父亲大声说：二儿，你长口志气，你

爸现在是个村长，你将来能当上乡长活得比你爸威风，你这书就没白念！二儿翻了一下眼皮反问道：我能那么窝囊？又把眼睛盯到书本上。

父亲站起来走出屋子。

父亲向村里走去的时候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，远处和近处的山岗在夜空中露着朦胧而沉重的阴影，各家的灯光一点一点泛着幽暗的光亮，整个村庄在严冬里瑟瑟发抖。

西北风像针一样迎面扑来，打在父亲炽热潮湿的脸上，父亲既不遮掩也不躲闪，脚下的步子不慌不忙。狗们闻声跑出院子，跟在父亲的屁股后乱叫。父亲不理它们，大模大样往前走，走了一会儿，父亲心里烦了，转过身来大骂了一句：去！狗们一听是村长，就都抹头跑回家去了。

父亲想去谁家自己也不知道。在这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庄，一村之长的父亲想到哪去不需要理由。老汪家的大门开着，屋里有人影晃动，父亲就转身进了他家的院子。到了房门口咳嗽一声：汪大哥，在家呐。推门进屋。老汪头看见父亲，急忙从凳子上站起来：村长兄弟，快进来坐，晚上又喝了？父亲坐到老汪头的凳子上：喝了几口，大长的夜，不喝酒干啥去，天又冷……老汪头的四儿子沏了一杯茶端过来：叔，喝水。父亲瞅了一眼汪四，仰起脖来问老汪头：汪大哥，不让四小子念书了？老汪头说：不念了，也念不出啥名堂，白搭钱。老汪家是这个村里的大户，四个儿子两个姑娘。父亲说：汪大哥，你可真糊涂，古语说：门前车马非为贵，家有读书不算贫，你就差这一个儿子给你干活？老汪头摇了下脑袋：这孩子笨，不像你家二儿，将来肯定有出息。又扯了几句闲话，坐在

炕里的老汪太太说：大兄弟，四儿也不小了，你当叔的认识的人多，给搭估搭估，介绍个对象。父亲一听这话不高兴了：刚啥岁数，就找对象！老汪太太不紧不慢地说：岁数小管啥，先找了搁着，早找就比晚找强。父亲说：我看这事你们可别瞎操心了，四儿好歹也念过几天书，让他自己谈去，都啥年月了。老汪头急忙说：那怎么行，咋也得有个媒人！

路过徐秀才家，父亲看见屋里灯光明亮人头攒动，就径直向屋里走去。徐秀才家里开了一个小卖店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没事的时候好聚众赌几把。父亲进了屋，第一眼先看见了坐在牌桌边上的耿三，就把气先撒到了耿三身上：你长没长心，孩子有病，你还有心思玩！耿三怯怯地说：我没玩，看热闹……父亲一瞪眼：看热闹也不行，回家去！转过身来瞅徐秀才：不让耍钱，知道吧？徐秀才往后靠了一下身子，蛮不在乎地说：谁耍钱了？没事玩玩，白磨手指头，你玩？父亲一时被徐秀才噎住了，怒吼：我不会玩，你快把桌撤了！徐秀才吱吱唔唔不肯照办。父亲急了：你不撤，我给你撤。说着便要掀桌子。徐秀才慌忙站起来，双手护住桌子：我撤，我撤，行了吧。撵散了牌局，徐秀才满脸不高兴：村长，你也太好管闲事了，玩一会牌能咋地！父亲脸一沉：你少说没用的，该我管的我就管。徐秀才连连摆手：是是是，你管你管，等我当村长那天，让全村人都玩……父亲打断他的话：现在还轮不到你，轮到你那天再说！徐秀才嘿嘿笑了两声：那要看我想当不想当……

父亲最后转到村南头于木匠的家。于木匠是个老实巴交的手艺人，平时寡言少语，遇事不愿意求人，看上去与其他村民格格不入，在爷们的眼里也摆不到台面上。木匠农忙时在家里

侍弄田地，冬天收场就拎着家什走村串户，为那些在年关里张罗结婚的人家赶制家具。木匠看上去虽然木讷，但手艺却很精湛，在周围远的近的山村里小有名气。

于木匠家的房子盖在山根底下，顺着山的走势，房子的正面冲着东南，再往前就没有人家了。父亲进了院子，看见窗口有一团光亮，紧走几步来到檐下。门挂着。父亲又拽了一下，里边传出女人的声音：谁呀！父亲压着嗓音答：我。彩云推开门，把父亲让进屋，笑着说：叔，你怎么来了？父亲坐到炕沿上：没事出来转转。左右看了两眼：木匠还没回来？没有。彩云说着给父亲倒了一杯水，端过来：叔，你又喝酒了？父亲说：喝了——你怎么知道？彩云不加思索地说：那还用问，满嘴酒气！父亲站起来，向前迈了一步：胡说，哪有酒味，你闻闻。把脸伸了过去……

## 二

一进腊月，父亲就整天叨咕：乡长要来了，乡长要来了。父亲这么说不是盼着乡长来，而是乡长本身就要来。正北村是全县最偏远的两个村之一，由乡长郑保成包着。郑乡长每年大年前都要到村里来一趟，看看他包的村子。从三年前起，父亲每年都留一头猪，等着郑乡长来杀。父亲这么做说不是讨好上级也是讨好上级。吃杀猪菜村里人不觉得稀罕，可当干部的都喜欢这一口。今年跟往年比情势还不一样，因为正赶上村级班子换届选举，很多村子的村长都已经改选了，而正北村却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不知乡里是怎么打算的。父亲倒不担心自己的村

长被撤掉，但凡事毕竟还得有个圆全的说法，也免得总当事在心里悬挂着。

眼瞅着过晌午了，邻居耿三的媳妇香云突然双手捂着肚子蜷着细腰嗷嗷叫着闯进屋里。我妈见势吓了一跳：香云，咋地了？！香云哭哭唧唧地说：和耿三打起来了。因为啥呀？我妈问。香云大骂：这个驴操的，刚卖粮有了俩钱，就要拿出去耍，你说他长没长心，还是人吗！我妈把香云拉到炕边坐下：三儿这孩子也是，哪来那么大的瘾，挣点钱容易吗……来，我看看打啥样。香云也不背人，当着父亲的面把衣服掀起来，露出干瘪细长的乳房和干巴枣一样紫黑的乳头。洗衣板一样的肋巴上有一块拳头大的淤血。父亲瞥了一眼，拧过头来问：耿三呢？香云说：在家逞能呢！

父亲进了耿三家，耿三正好从门里出来，见了父亲愣了一下：叔，你来了。父亲压着火说：咋又打仗了？耿三一梗脖子狠狠地骂：这个老娘们，有两个钱她把把着，我动一分都不行！父亲又压了压了火：不她把着给你拿出去耍？耿三一拨楞脑袋：我要啥了？哪个老爷们兜里不揣俩钱！……父亲说：不给你你就打人！耿三气急败坏地说：死老娘们儿，该打！父亲终于忍不住了，向前挪了两步，冲着耿三的屁股飞起一脚：我看你更该打！耿三向前蹿了一步，没有踢正：叔，你打我。父亲气呼呼地说：打的就是你。又飞起一脚。耿三掉头往外跑。父亲本来不想真打他，可耿三一跑，父亲也来劲了，从地上拣起一根棍子在后边追。两个人从村东头往村里去。耿三在前边跑，父亲在后边走，吵吵嚷嚷的，吓得鸡飞狗叫，没事的人都跑到院子里伸着脖子看。父亲根本撵不上耿三，也没真心撵

他。到了村里，父亲看见耿三没影了，把棍子扔了，站在原地盘算到什么地方去。这时，刚好从西边的山坡上影影绰绰下来一辆吉普车，父亲急忙转身往老汪家走，到了大门口大声喊：四儿，快去叫你曲叔，就说乡里来人了，马上到我家去；汪大哥，你也来！

乡长郑保成一行四人来到了正北村。除了开车的司机，还有民政助理老薛和文化站长肖琦。父亲跟这些人都是老交情。这些人到了我家也随便。郑乡长问父亲：老赵，又给我准备啥好吃的了？父亲说：咱这山沟能有啥好吃的，除了家里养的山上跑的也没有什么，不过用咱这大锅一炖，准比城里馆子那味儿正；今天来不及了，明天杀猪，吃大炖菜。郑乡长说：老赵，我一来就白吃你的，你这一年得搭多少！父亲蛮不在乎地说：那有啥办法，谁让我是村长了，我不搭谁搭；话又说回来，咱们是老朋友了，还在乎这些，吃不穷喝不穷，算计不到才受穷。正说着，村支书老曲领着老汪头进来了。老曲说是村支书，其实只是个摆设。因为他人老实大劲了，窝窝囊囊的，自然就被人瞧不起。他本人也知道自己的长短，索性也只有认了。不过，这村支书又非他莫属，因为父亲不是党员。

父亲让我妈张罗做饭，把二儿从西屋喊出来去找香云。二儿和郑乡长见过面，却不熟悉民政老薛和文化站长肖琦。二儿和他们打招呼。郑乡长问：二儿，快毕业了吧？二儿说：还有半年。薛民政说：毕业去哪？二儿说：现在还不知道，肯定留在市里。郑乡长说：市里离家太远了，回家不方便，还是回县里好。二儿说：我把我爸我妈接去，我不能让他们在乡下呆一辈子，该享享福了。父亲插话说：先别说那么远，到时候再

说，快去找人。文化站长肖琦故弄玄虚：呀，这大个子！笑着跑上来和二儿比高低。肖站长做得很过分，站在二儿的对面，双手搬着二儿的肩膀，像拥抱一样，额头正好碰着二儿的嘴唇。比完了前边，肖站长又意犹未尽地站到二儿的身后，和二儿背对背站直了比。父亲问：小肖，你多高？肖站长说：一米六八；你家二儿呢？你多高？父亲又问二儿。二儿说：一米八五。一伙人热热闹闹看着肖站长和二儿比个。郑乡长说：我看你们俩挺般配，干脆我做个媒得了。肖站长笑着说：那可好了，人家是个大学生，我求之不得，可惜他还是个小孩儿……二儿不好意思了，急忙去找香云。

我妈和香云做饭，肖站长也出来帮着打下手。在外屋忙一阵就跑到西屋和二儿说一会话；再忙一阵再跑到西屋和二儿说一会话。肖站长人长得很魅力。一副白嫩的瓜子脸，一头齐肩的波浪发。上身穿一件粉红色的羊毛衫，下身穿着到脚的呢裙。这身穿着典型的城里人的打扮，冬天不穿棉衣，在这身之外罩上大衣。所以她脱了大衣就有两个地方极吸引人：一个是她的胸脯，像揣着两个大锅蒸的馒头；二个是她的臀，像扣了一个发面的盆。

饭菜很丰盛，狍子、兔子、猴头、木耳、鸡、鱼的弄了满满一桌。人都坐好了，父亲挨个给斟满酒，端起酒杯来说：来吧，郑乡长、老薛，喝！按照父亲的意思，今天要痛痛快快地喝一顿。郑乡长一摆手：你饶了我们吧，好几天没正经吃饭了，今天这么多好吃的，你先叫我们好好吃点，顺便有些事在酒桌上说一说，明天再喝。父亲想了想说：那也行，今天不算数，明天正式喝；有啥事你说吧。郑乡长说：不用我说你也知道，

就是村长选举的事，这次我来得把这件事落实了。父亲提了一杯酒：你是乡长，怎么选你说吧。郑乡长沉吟了一下说：我的初步想法你们村就不选了。村长选举是一项新工作，不一定每个村都搞；你老赵是多少年的老村长，群众威信高，选也是走形式，我看就别费事了。父亲笑着说：选与不选都是你说了算，这话我就没法说了。郑乡长问：老曲，你的意思呢？老曲说：我听乡长的，乡长说咋办就咋办。老汪头插话说：我看也不用选了。赵兄弟这些年给村里没少办好事，别看这个村小，换了别人这个村长还真当不好，我拥护老赵。郑乡长十分高兴：既然这样，我就代表乡里表态了，老赵继续担任正北村的村长，回头老曲你到老百姓家走一走，把这事跟村民说一说，也叫大伙知道知道。老曲说：行，这话我能说。村长选举的事就这么三言两语过去了，父亲很得意，举起酒杯来说：行了，这也算一件大事；来吧，这回咱们喝吧。又喝了几杯，郑乡长说：我这次来还有一件事，要过年了，顺便看看村里的困难户，所以还得少喝，一会儿到老百姓家去，醉熏熏的不是那么回事。父亲问薛民政：老薛，这次给我们带来多少救济款？老薛嚼着东西说：你想要多少？父亲说：去年八百，今年咋也得给一千。老薛不屑一顾地说：一千算什么，我这次带了两千！父亲举起酒杯：来，老薛，咱哥俩喝一个。老薛端起酒杯说：这事你得感谢乡长，乡长包的村子，谁敢亏待！父亲又把杯子举到乡长面前：来，咱们一起喝……。关于救济款的分配，老薛提了一条原则：特困户多给一点，一般贫困户少给一点。父亲赞成老薛的意见。在统计村里的贫困户时，父亲说：香云家算一个，她家多给点……。

吃完饭天已经黑了，又喝了一会儿茶，父亲便领着乡长和老薛下户了。肖站长不想去，郑乡长说：你得跟着，多接触点老百姓，长长见识。肖站长极不情愿地跟着去了。

### 三

第二天早晨，郑乡长和老薛去西北村，把肖站长留下帮着做饭。西北村离正北村四十里。父亲和郑乡长约好，下午回来吃饭。

郑乡长一走，父亲就张罗人杀猪。让我大哥去找耿三、汪四、老曲的二儿子曲二。汪四在来的路上碰上了徐秀才，徐秀才也来了。

一帮人忙乎杀猪。先把院里的大锅填满水，架上桦子呼呼烧火，烧了半个多小时，锅里的水响边了，我大哥就领着曲二、耿三、汪四去抓猪。

屋里边，灶膛里的火烧得通红，锅里腾腾冒着蒸汽。香云和肖站长忙着切酸菜，二儿烧火。二儿一边烧火一边看着香云和肖站长干活。两个人猫着腰撅给二儿的屁股大相径庭。肖站长的屁股圆滚厚实，而香云的屁股细长溜尖……

第一块肉捧进来，香云开始炖菜。先用肥肉爆锅，然后把酸菜倒进锅里翻炒，炒得差不多了，往锅里填水；再把拿进来的肉切成大块扔进锅里，盖上锅盖使劲烧火。一直烧到锅里喷出了香味，香味挤出门缝飘到院子里。一讨来长的血肠灌好了，一根一根拎进来，香云就一根一根放进锅里，然后蹲在锅台旁边看着。一会掀开锅盖看一眼。等血肠煮得鼓起来，快要

爆裂了，香云就用锥子扎，一扎哧一股血，一扎哧一股血……待血肠煮好了捞出来晾着，再把成捆的粉条放进去，继续炖。

郑乡长刚过晌午就赶回来了。他前脚刚进屋，锅里的菜就炖好了。

东屋摆一桌，西屋摆一桌。东屋坐着郑乡长一行四人，支书老曲、老汪头和父亲。西屋坐着曲二、耿三、汪四、徐秀才和我大哥。我妈和香云在地下忙乎着。桌上的菜有猪肉酸菜炖粉条、片肉、血肠、猪下水。菜的样数虽不多，但个个都是大碗大盘。酸菜炖粉条一吃突突的；片肉蘸蒜泥一嚼叭唧叭唧的。父亲说：今天这酒不能这么喝，得一替三个的。所谓一替三个，就是一次喝三杯。我家喝酒用的是小瓷盅，一盅三钱。郑乡长说：行，就这么喝，谁不喝谁犟种！

西屋这些人没有什么讲究，大杯倒酒，大口吃菜，吵吵闹闹的，谁也不服谁，天还没黑，都喝得醉眼朦胧，吃得直着脖子打肥嗝，该拿点什么拿点什么，各自回家了。

但是徐秀才赖着没走，又凑到东屋来跟乡长喝。父亲烦徐秀才，但有乡长在，只好忍着。徐秀才要给乡长敬酒，父亲把他拦住：你先来三个！徐秀才就乖乖干了三杯。然后端起酒杯，仗着胆子说：乡长，听说村长改选，咱们村咋不选了？郑乡长拉着官腔说：就不选了，你有意见吗？你想当啊？徐秀才嘻嘻笑着说：我哪敢有意见，也没那两下子；咱这村，赵村长一跺脚，别说老爷们，老娘们都得害怕！郑乡长大声笑道：听你这么说，老赵在这欺男霸女了？徐秀才急忙摇头：没有没有……这社会谁欺谁霸谁呀，只要愿意，别人干瞪眼！郑乡长突然来了兴趣：那你说说，谁愿意了，我听听。徐秀才瞅了一眼

父亲，父亲毫无表情。肖站长见势站起来：徐大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徐秀才歪过头来：你敬我？……不喝。肖站长问：凭什么不喝？不给面子？徐秀才巴掌一竖：你是女的，我不跟你喝！肖站长嘴不饶人：女的怎么了？女的跟你喝你都不敢，还叫爷们！徐秀才不服输，胸一挺：我怕啥，喝就喝！肖站长问：怎么喝？徐秀才说：你想咋喝就咋喝。肖站长一使眼色：换大杯。拿来两个茶杯，倒了满满两杯酒。肖站长双手捧杯：先干为敬。一饮而尽。徐秀才有点傻眼，硬着头皮举起杯，一口干了。这杯酒下肚，徐秀才就变样了，摇摇晃晃的总坐不住凳子。香云跑回家把耿三叫来，硬把徐秀才架走了。

徐秀才刚走，肖站长就躲进西屋去了。二儿正在西屋吃饭。农村有规矩，来了客，女人和孩子都不能上桌。肖站长问二儿：你没喝酒？二儿说：没喝。肖站长说：我陪你喝两杯。二儿说：不喝，我不会。肖站长说：不喝更好。挑了一个干净碗自己去盛饭，盛饭回来和二儿一起吃。

天已经黑了，东屋还喝在劲头上。父亲和郑乡长出来尿尿。两个人站在院子当中，也不背人，对着大门口哗哗往外呲。尿着尿，父亲说：郑乡长，你得帮我办三件事。郑乡长喘着粗气问：什么事，你说。第一件，明年春天给我们村三万元春播贷款。郑乡长说：多大个村子，要三万元，行！第二件，我们村的化肥指标，得多给一点。郑乡长说：小事，行。第三件，你给我批一百袋平价化肥。郑乡长说：没问题，你要不挣点，我来吃啥！父亲高兴，一拉郑乡长：走，回去接着喝。两个人抱着膀子回到屋里。

干等不撤桌，肖站长在屋里坐不住，让二儿陪着出去。我

妈说：去吧，上你两个姐家玩玩。二儿就领着肖站长出来了。肖站长罩着大衣，不系扣，风一吹，下摆飘起来，样子极潇洒。道上硬硬的积雪，被牲口踩得坑坑洼洼的，再加上土圪𪎻、屎蛋子，肖站长穿着高跟鞋，走得磕磕绊绊的，她又有点跟不上二儿，就拽着二儿的胳膊走。刚走出不远，突然传来一声狗叫，接着狗的叫声就连上了，从几家院里脚跟脚蹿出一群狗把他们包围了。二儿常年累月在外边上学，村里的狗对他都不熟悉，但二儿并不怕狗。肖站长却没有见过这种阵势，吓得缩成一团直往二儿的怀里拱。二儿斜叉着把肖站长揽在怀里，像绑架一样，用身体为她做掩护。情急之中，二儿觉得自己手里抓了一团柔软的东西，这东西又圆又大，沉甸的，偷眼看了一下，手正抓着人家的乳房。狗们像帮忙似的，还围着他们转。二儿就索性把大手捂在了上边……等狗不咬了，二儿缩回手，肖站长瞪了二儿一眼：小破孩儿，你刚才抓我哪了！二儿不好意思了，大步往前走。肖站长从后边追上来，拉住二儿的胳膊说：别生气，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。

#### 四

郑乡长回乡，父亲把家里的、山上的东西给装了吉普车满满一后备箱。一行人都非常高兴，挨个儿跟父亲握手。我妈和父亲站在大门口，一直看着小车爬上山坡，没影了，才回屋。我妈一边往回走，长长叹了一口气：这回消停了，这回消停了。进了屋，坐到炕上，我妈不知怎么又突然想起肖站长来了，说：小肖这孩子，招人喜欢，真挺好。父亲哼了一声，不

屑一顾地说：不是啥好东西，一看就不是稳当客！

一阵狗叫，院子里进来三匹高头大马。父亲探头瞅了一眼，对我妈说：叫你消停，这回消停吧，又来事了！急忙迎了出去。

来人是林场护林队的敖队长和两个护林员。敖队长是个少数民族，浓眉毛、小眼睛、高颧骨，脸上的肉横长着，两只大脚走起路来扑通扑通响，说话闷声闷气：赵村长，我来了。父亲应声说：你真会赶时候，昨天刚杀猪，今天就上来了！敖队长大声说：你要烦我，我就走！父亲嗔怪道：这话让你说的，到了我家门口，不吃不喝还想走，瞧不起谁！敖队长拴好马：你用棒子打我都不走，老远就闻着香味了，有口福。父亲说：进屋。

进了屋，倒上茶，递上烟，父亲问：敖队长，是路过还是公干？敖队长把杯往桌上一顿：哼！寒冬腊月，眼瞅要过年了，谁不想在家呆着，没事跑你这来，就图吃你这口肉！父亲笑着说：我早知道，你一来没好事！

敖队长是来罚钱的。正北村虽然是个农业村，但是所谓靠山吃山，村民们烧的用的都是山里的柞桦树。前些年不管，一年开一次山，大家都趁这个时候把一年的烧用弄足。这两年管的严了，山上的柞桦树不让砍，只让割些榛柴扫条。榛柴扫条虽然漫山遍野，但割起来麻烦，又不抗烧，所以哪家哪户一年都要偷砍一些柞桦树。林场护林队哪年都要来几次。有的时候高兴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；遇上不高兴的时候，抓住倒霉的往死了罚。

父亲问：敖队长，这回你想怎么办？敖队长说：有没有滥

砍盗伐的？父亲说：那还用问，谁家还没有几根！敖队长想了想说：挨家走，谁家有罚谁。父亲不同意：罚啥，整得鸡哭狗叫的，让不让人过年了！敖队长争辩道：不罚我不白来了，你们想过个好年，我们就不过了！父亲解释说：我哪能让你白跑一趟，让我说，一家交五十块钱，已经砍的就砍了，没砍的再让砍点；也别说砍多砍少，到来年返青，谁再砍新树就罚谁，行不行。敖队长跟两个护林员商量了几句：行，这样省心，我们也不用折腾了，养足了精神喝酒。

香云来做饭，耿三去喊支书老曲。

老曲见着敖队长，也知道他来没好事，嘴上搭讪着脸上却不高兴。父亲说：老曲，我跟敖队长商量好了，敖队长照顾咱们，这次就不挨家罚了，一家交五十块钱。老曲嘟哝着说：五十块钱倒不多，可是还有一根没砍的呢！父亲说：一根没砍也得交，交完了再砍，我就不信他烧大腿！父亲让老曲去收钱，老曲不愿意去：收钱这事，都不愿意交……父亲把眼一瞪：不愿意交也得交，你就说我说的，不交就罚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看交的多罚的多！老曲无奈，招呼人去收钱。

饭菜做好了，老曲领着耿三、汪四收钱也回来了。父亲问：都谁没交？老曲说：老姜头、耿三、于木匠、徐秀才还有你和我。老姜头是建点时的老户，早年日子过得很殷实，可是老婆突然害了腰腿疼的病，家里挂起了药斗子，光景就一年不如一年了。父亲说：村干部带头，这就交。拿出五十块钱交上。老曲不想交，但看见父亲交了，也只好从兜里抠出五十块钱交上。父亲又问：都咋回事？老曲说：老姜家和耿三的情况你知道；于木匠没回来，老婆彩云说她手里没有钱；徐秀才说

他没砍，以后也不烧。父亲说：老姜头和耿三穷得叮当响，就不用交了；于木匠家不能没钱……我给垫上；徐秀才特殊到哪，他家一根木头没有？汪四说：有，一大垛呢，是“火燎杆儿”。父亲大骂：什么“火燎杆儿”，也没着火，哪来的“火燎杆儿”？还不是人造的！就他精明，别人都是傻瓜！敖队长也生气了，向两个护林员一挥手：走，罚他去！父亲阻拦说：别急，咱们先吃饭，吃完饭你再去。

本来不是什么大事，父亲圆全两句也就过去了，但是父亲偏偏不讲情，只劝敖队长喝酒。酒越喝越多，人的脾气也越来越大。……吃完饭，敖队长又一挥手：走，治治他去！父亲说：我喝多了，去不了了，老曲，你领着敖队长去。老曲就领着敖队长走了。

徐秀才家院里堆了一大垛柞树棵子。天然“火燎杆儿”是火燎过以后砍下来的，茬口是新的，而徐秀才家的“火燎杆儿”茬口黑乎乎的，显然是先砍下来后用火烧的。

徐秀才见到敖队长，料到事情不妙，急忙靠前给敖队长递烟。敖队长用胳膊一挡，叉着腰说：别来这套！人家都交钱，你为什么交？徐秀才脸一绷说：我也没砍树，为啥交钱？敖队长一指那堆木头：那是什么？徐秀才仰起脸：“火燎杆儿”呀！火烧的木头，不让砍吗？敖队长脸一沉：你唬谁呢，着没着火我还不知道！徐秀才不服：谁唬你了，不信你看看。敖队长不再跟徐秀才废话，对两个护林员说：看看有多少。两个护林员过去大概估了一下：二百多棵。敖队长转向徐秀才：不多罚你，一棵两块，四百，交钱。徐秀才不肯：凭啥罚我！敖队长脸上的肉丝一横：就罚你！徐秀才毫不示弱：我就不交！敖